

珍惜每一天

李国文

在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快乐不易得,不常得,相反,不快乐却易得,而且常得。不懂得快乐之道,由着快乐从身边滑过,是失败;同样,快乐本来不多,不知道珍惜快乐,不懂得寻找快乐,更不明白去创造快乐,同样也是一个失败者。

为什么快乐少而不快乐多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挑起生活重担的一生,也是风雨兼程的一生,一帆风顺,未必前途光明,日丽风和,未必春天常在,心想事成,未必路路畅通,幸福圆满,未必鲜花不败。晋人羊祜说过:“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这是人生体验的真谛。如何在崎岖的生活道路上,如何在坎坷的艰难日子里,使不如意事,少些,再少些,这就必须懂得快乐,寻找快乐。

对上了年岁的人来讲,尤其要活出生命的质量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快活的时候多呢,还是不那么快活的时候多呢?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我想,“人生识字忧患始”,如果不是那么十分浑浑噩噩的话,稍稍有一点头脑,那些风风雨雨,那些沟沟坎坎,你会明白,快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运碰上的,不快活则是随时随地在等待着你。因此,不如意事多,需要快乐的程度也就高,如同人不能缺乏维生素那样,快乐,其实就是人的心灵维生素。每增添一岁,需要快乐的程度,也就增加一分。人越是老,越是需要快乐,来调节身心,来支撑意念,来适应变化,来焕发精神,否则,老得有些累,有些倦,有些烦,有些厌,活得没劲头,过得不如意,思想一懈怠,百病也就要找上门来了。因此,要排除不快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老年痴呆症,真正做到无忧无虑,也不容易,因此,有了不快活,要想尽方法去解脱。譬如,不为不值得烦恼的事情,伤脑筋;不为不应该激动的事情,动感情;不为得到也不多什么,得不到也不少什么,后来想想倒是相当无所谓的事情,生闲气;更不为其实不过是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针头线脑,三瓜两枣的事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要明白所谓的生活质量,物质是要摆在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决定作用的因素。物质是基础,量的增加或者扩大,不见得快乐也随之比比例地增加或者扩大的。一个腰缠亿万的富翁,一个工薪阶层的成员,谁晚上睡觉更香甜呢?说不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后者没有那么多得值得焦心的事情。一个炙手可热的大员,一个打工搵饭的平民,谁在半夜有人敲门时不那么紧张呢?估计后者会因扰其清梦,愤而骂街,而前者则难免要心怀忐忑,颤抖着双手去开门。

一般来讲,拿钱能买到的快乐,绝对不是真正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一去以后,那空虚和苦涩,更不是味。物质享受是有止境的,天天鱼翅,顿顿海参,最终有吃腻的一天。只有去寻找那种基本与别人无争无碍的享受,去体味那种既物质,更精神上的享受,去创造那种能够品尝得出来的,从心灵到感官的享受,享受得有文化,有品位,有水平,有质量,才使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有滋味。

当然,对那些“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快乐,在于事业的拼搏,目标的追求,相互的竞逐和不断的进取上;而对于走过了人生大半路程,“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老年人来讲,已过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年华,则尤其不宜乱伤脑筋,乱动感情,乱生闲气,乱闹别扭地自找不快乐了。

一个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人,与一个朝气蓬勃,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人,是不能等而同言的。后者,来日方长,有足够的年龄资本,供其挥霍。前者,青春不再,韶华已逝,口袋里那张岁月支票,余额已经屈指可数,就不允许自己大手大脚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每一天,都很宝贵,要有意地度过这一天。于是,从从容一点,潇洒一点,开朗一点,明智一点,随和一点,放松一点,淡薄一点,想开一点,能够这样一点一点地做起来,便是寻找到老年人的快乐之本和健康之道了。



今日看微博,有一条被好好收藏:1966年9月3日,傅雷自尽于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疾风迅雷楼。他留给傅聪的遗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傅雷是“自绝于人民”,无人敢收其骨灰,是非亲非故的江小燕冒险将骨灰收藏于“文革”后。傅聪想报答她,她只接受了傅聪的一张音乐会票,听音乐会,即飘然离去。傅雷为了清白,宁可选择自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如果活着守不住清白,那就只能用死来捍卫了。江小燕也是清白的,没有漫天要价,也没有接受报答,只接受了一张音乐会票。清白与清白相遇,让人欣慰。

人生的大境界

厉勇

三毛从来不是一个会让自己的悲伤去打扰别人的人。她的幸福太短暂,只有短短的六年。荷西的逝世带走了她所有的快乐和流浪梦想。她不愿那么将就地活着,所以才会选择自杀这样的方式吧。人生有两种境界,一种是痛而不言,一种是笑而不语。傅雷和三毛都可谓痛而不言地活着,为了清白的名誉,他们都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是啊,如果以一天来分,早晨是一天之始,最干净也最清白。白天则混沌,夜晚则浑沌。像早晨一样清白,这更是人生的大境界。

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的地址十分显赫,外滩建筑群里更著名的无论汇丰银行还是沙逊大厦,都无法与之相比。

1916年初建时亚细亚是当之无愧的外滩第一楼。这座建筑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大楼是当时黄浦滩体量最大的建筑,是“百万美金天际线”一个重要的起点。

外滩1号又名麦边大楼,是英国商人麦边(George McBain)所建。19世纪70年代麦边千里迢迢到香港一家银行工作,但不久他的兴趣便转移到扬子江边的上海。自立门户后麦边从船运和烟草生意中发了财。据说他娶了一位中俄混血姑娘,生了九个孩子,一家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位于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的豪宅占地10英亩,全家来往欧洲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有专属的私人包厢并配备了众多随从。

据同济大学建筑历史教授钱宗灏介绍,亚细亚大楼的位置特别,正好位于外滩和爱多亚路(现为延安东路)的转角上。就在大楼落成一年多前,爱多亚路还是一条名叫“洋泾浜”的小河,淤塞严重。这条河也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分界。填河筑路后周边环境大大改善,也为大楼吸引了不少租户。

设计大楼的是著名的马海洋行设计,也是上海

总会(现为外滩2号华尔道夫酒店)和上海跑马场大楼(现为上海美术馆)的设计公司。大楼是采用钢框架和石材贴面,是一座回字形的巨型写字楼。立面为中规中矩的经典构图,横三段竖三段,呈现新

百万美金天际线的起点

——外滩建筑之一“外滩1号”

乔争月

古典主义风格,局部有巴洛克装饰。在延安东路和外滩的两个立面,分别设计有两行古希腊爱奥尼克柱,柱头涡卷优美,是点睛之笔。

由于租用大楼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名气大,后来人们习惯性地称麦边大楼为亚细亚大楼。电灯发明以前,许多人家都用亚细亚经销的火油和蜡烛照明。

美国记者豪瑟(Earnest O. Hauser)在其1940年出版的名著《买卖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中提到中国传统的油灯换用火油后更明亮。上世纪初中国每年要消费650万桶火油,这个庞大的市场主要由英国壳牌旗下的亚细亚和洛克菲勒的美孚公司控制。

“外滩1号就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办公室。除了石油,该公司还销售润滑油、蜡烛和其他技术类产品。公司有工程部、统计和广告部、船运部和工作车间,甚至有自己的码头。



雀与花 (国画)

单子坚

公司的买办名叫 Dow Ding Yao。”豪瑟写道。

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这些洋油公司采取低价倾销的策略,用低于成本,甚至比中国植物油还低的价格在中国销售火油。待国人养成用洋油的习惯后他们便大幅提价。此法相当成功,到1949年亚细亚在中国已有7000多名雇员,公司把自己的标志骄傲地挂到外滩1号的门面上。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作者郑念女士1957到1966年期间曾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她的先生,一位前国民党政府外交官生前就是公司总经理,1957年因癌症去世。

“壳牌和汇丰等少数几家英国大公司1949年后试图继续在上海经营。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一份自己擅长的的工作。我也感到很荣幸,我可能是当时上海唯一在世界上著名公司里担任高管职务的女人。”她在这本英文畅销书中骄傲地回忆道。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持续到1966年,之后大楼由一些国有单位使用,如上海机械设计研究院和上海丝绸公司。前亚细亚公司高管宿舍,位于巨鹿路的几座花园别墅,如今已被改造为精品酒店。

办公区域装修,异味强烈,于是,下楼到广场。

温暖的阳光

卜建林

在背上,暖洋洋的,使人的身心一点一点地松弛下来。眼前,蓝天白云间有高高的风筝,阳光下喷泉前,有孩子快乐的身影。微闭双眼,能感觉风轻轻地掠过身体,以及它快和慢的变换;平时不太注意的车声和其他声音变得清晰,展示着城市的脉动;空气中还有草坪割草的青草气息。这一时刻,仿佛回到了我时常怀念的、插队农作休息时所坐的田埂。

广场,常常经过,但很少为它停下脚步,更谈不上有亲近依恋的感觉,就是去散步,也带着饭后百步,以养生的功利。现代生活,使人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松不下来,缓不下来。每时每刻,总要做些什么,目的性强,匆匆而去,顾不上关注生命自身。

温暖的阳光,一年中并不稀少,只是,对我们而言,只有关注它、感受它,才能觉得它的温暖。

对我们所依存的环境,有感情和爱意,有助于我们安放自己。



今日的外滩1号神秘地闭门谢客,是外滩23幢临江历史建筑中为数不多空置的大楼之一。从门口保安的肩膀和半遮半掩的大门望进去,改造工程已经暂停了。内部是一个满是尘土的工地,旧貌损坏严重。

所幸从黄浦区档案中的一段文字中,我们仍可以看看昔日外滩第一楼内部的模样。

“楼层高敞,分间较大,室内地板,过道宽阔,马赛克地坪。楼内全部用威克公司承造硬木转门。天井四壁和过道墙面,均贴白色瓷砖,走廊窗高2米,晴天楼宇十分明亮。”
外滩1号:
(插图:张雪飞 摄)
昨天:亚细亚火油公司办公楼
今天:空置
建造年代:1916年
建筑师:马海洋行
建造风格:新古典主义
地址:中山东一路1号

望海潮

(外一首) 南岳人

重读《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并咏怀瑞芳大姐
幽燕秉性,率真淳厚,壮哉英烈人家。砺志校园,连天烽火,心追大浪淘沙。歌《棠棣之花》,倾《屈原》之诉,艺术品声嘉。名旦风流,同仇敌忾卫中华!
新时银蕊萌芽:有《松花江上》,情曲弥佳。劲爽《双双》,峥嵘《聂耳》,神州少长争夸。初毅斗凶煞,慈善凝甜果,夕照飞霞。青史名垂不朽,瑞草永芳华!
西江月·赏《海上影踪》
带病延年近古稀的上海影协会员方敬东君,据其珍藏五十年之中国老电影资料,辑裱之画面世之画册《海上影踪》,为已故的欧阳予倩、阳翰笙、巴金、费穆、黄佐临、金山、郑君里、蒋君超、黄晨、赵丹、舒绣文、张伐、白杨、江雨声与冯笑等十六位文艺大家“画像”,赢得读者欢迎。五十春秋沥胆,半生岁月披肝。丹忱祛病乐延年,光影流声再现! 满卷金题玉璫,全书璧合珠联。《影踪》文化沃名园,懂得百花更堪!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在念书时,喜欢把它用作新年作文的开头。当时只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并没有深切的感受。现在使用它,有如一种“逝者如斯夫”的感慨,离开母校大同中学竟有45年了!

我是1961年考进大同中学的。当时学校进行教育改革,试点五年中学毕业。所以我进中学的时候,不是叫初一(5)班,而是叫中一(5)班。尽管这项试验不幸夭折了,但是我还是从学校得到了许多。

我们的学习环境很宽松,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担任俄语课的吴庭松老师贯彻王季娴校长的教改思想,上课采取分层教学。老师按学生学学习程度分层,根据中等学生的程度讲课,对有困难的学生重点帮助,对好学生采取精讲的办法,以学生提问为主。老师上课时,如果你懂了可以不听,可以看其他俄语书,可以做作业,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就行。得益于老师的这种授课方法,除了学好课本以外,我买了许多俄语课外阅读小册子,有俄罗斯经典童话,也有当时的俄语政治读物,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请教,这使我掌握了学习外语的基本方法。我四十岁时,由于组织头脑奥林匹克活动的需要,

开始学习英语,基本靠自学,现在在美国和人交流也游刃有余。

现在的中学生每天要做大量题目,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读中学时,晚上基本不用做作业,在学校里就可以完成。我记得教高中物理的顾之方老师,布置的题目少而精。他把重点放在讲课上,把每个公式、每个原理讲深讲透,讲它的来源,讲它的运用。顾老师靠的不

是题海战术,而是靠学生对知识的充分理解。所以我在中学时可以把一本物理书的所有公式印在脑子里,看到哪道题目,就知道运用哪些公式。他看到我物理很感兴趣,特地给了我一张上海教育学院的物理听讲证,每两个星期去一次。之后,我买了许多物理课外书,如运动学、动力学、热学等,进行自学。自学过程中我学会了华罗庚教授的厚薄转换法,即看完一本厚厚的书后,可以浓缩成几页精华记在脑子里,需要的时候又可以还原成完整的知识,好比速溶咖啡一样。所以我的物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以致影响我的志向,准备考复旦大

学物理系。尽管这一夙愿由于“文革”的原因没能实现,但好的学习方法,使我终身受用。我现在是在上海教育报刊社的编审,但我没有上过全日制大学,走的是一条自学的道路,取得的是自学考试的文凭。有人说取得自学考试文凭比全日制大学文凭难多了,这话一点不假。我认为大同贯彻了“教是为了不教”的原则。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学生学到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所以学生离开学校,离开老师仍能成功地学习,达到无师自通的境地是十分重要的。在最近召开的 LEAD 创意教育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21世纪的学生需要具备5大能力,而第一个就是自学能力,因为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有70%是学校没有教过的;而学校教过的知识又有70%是在工作岗位上没有用的。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良好的教育。感谢母校大同中学,给了我一把学习的金钥匙,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作者为中国头脑奥林匹克协会执行主席)

明起刊一组
大同百年
《上海美专春秋》。

十日谈